

路

< STRAY • TRUE END >

作者：水狐狸

CP：兰迪 | 瓦吉

庆功宴在八点半结束。

广场上的人群陆续散去。猎兵团的弟兄和镇政府的公务员们混杂在一起，开始收拾宴会后的残局。半头灰白的镇长紧紧握着兰迪·奥兰多的手，一面道着谢一面道着歉：“真是抱歉了占用您这么多时间，可庆功宴不能没有功臣啊。您这个大英雄不在的话我真是没法面对居民们呐。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谢您才好，您本该好好休息的却让您在这儿陪了一晚上——”

兰迪点着头，示意地捏了捏镇长哆嗦的手：“应该的，您别多想了。您站了一晚也挺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也正好赶去看看他的状况。”

“啊，是。是。”镇长恍然大悟，“我叫辆车送您过去。”

“不用了，我自己的车就行。”

赤色星座的专用吉普早就在广场后的小径旁等着。

兰迪坐进副驾，合上车门，车轮便转起来。

兰迪一言不发，单肘支在敞开的车窗棱儿上，向外望着墨色的无云的星空。

驾车的弟兄也一言不发，专心致志地把着方向盘。

夜路上，引擎声盖过了其它声响。

行驶的目的地，是几公里以外由一座废弃的圣堂改造成的临时战地医院。

圣堂主体被隔断成了两层，搭了许多病床，用以治疗战争中从前线运回来的重伤员。圣堂两侧的准备室则被分别改造成了药品器械储藏室，以及医务人员的值班和休息室。几个月前战斗激烈的时候，这里的担架和临时病床一路摆到了院子外；本地的医务人手也不够了，除了让镇里的居民临时训练一下充当志愿护士以外，还从别处千里迢迢地借调来了好些个医师。如今仗已经打完了，伤员数量却是攀上了高峰。繁星点缀的夜空之下，绿荫掩蔽的寂静之中，几柱导力夜灯照耀着的青瓦青砖的圣堂主楼，以及主楼前草地上白篷布搭起的临时病房中，传来隐约的细碎的辗转和呻吟。

兰迪此行的目的地，既不是主楼也不是布棚子。他跳下车来，跑过草坪，跃上四级台阶，推开侧楼的安全门，径直朝走廊尽头走去。

尽头的屋子外有个值班用的木头桌子。桌子后面有个年轻小伙子脑袋顶着墙，正打着瞌睡。兰迪的脚步声惊醒了他。他跳了起来，猛揉了一把眼睛，压着声音说：“啊，团长您来啦。医生说您来了就先带您到他办公室去，他有话要跟您讲。”

“.....”

“真是抱歉，但实在是找不到办法了。”

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说是医生，其实是神父出身。外头披着白大褂，扣子没扣严，露出里面的暗黑色神父装。神父出身的医生比起普通的医生来，对一些古怪来历的伤病更有些阅历和心得。然而眼前的这位，此刻却只是皱着眉，叹着气，说着实在抱歉真是没有办法了。

兰迪心想今天为什么所有人都仿佛在试图跟我道歉。

“所以，还有多长时间？”他淡淡地询问对方，平静理性得如同制定作战方略时询问属下敌方有多少人什么装备目标地点是什么地形有什么障碍物诸如此类一般。

“现在麻药还起着效，各种生理活动都抑制了，这种状态下能活两个月。”

“麻药.....”兰迪啧了一声，“您是说这种昏睡状态？”

“嗯，是的。”

“那样活两年又有什么用？”

“解除麻药的话，只能用大剂量的镇痛剂让病人稍微好过些。但镇痛会导致那东西更快速地侵蚀，所以，醒来之后大约.....最多两三天吧。”

兰迪闭起眼，仰起头，喉结紧了一下，便又直视医生的双眼：“麻药，多长时间可以解除？”

“给一针的话，半小时吧。”医生答。

“那就给一针吧。之后就交给我。”兰迪伸出了右手，“这几天麻烦您了。”

医生握了握那只手。一只善于操手术刀的手，一只善于拿战斧的手，在半空中互相握了那么几秒。协议达成。

不过是谁都无可奈何的协议。

眼前有光。

光透过眼睑照了进来。

不，不对。光大概是从闭着的眼睑下的狭缝里透了进来。

但无论如何，有光。

身体是麻木的。仿佛被冰冻在了某个天寒地冻的冰窟里，大概是诺桑普利亚北端那一带，他曾经去过的某个冰窟里。也可能是帝国西部某个阴冷潮湿的矿坑，为了隐藏自己等待时机而在石缝中纹丝不动蹲了数个小时。再或许，只是在亚尔特利亚法典国骑士宿舍狭小的单人床上——那一定是在很多很多年前了，刚入骑士团没多久的他在每一次严苛的特训之后，只觉得身体被别人夺去，感官不再属于自己。

现在亦是如此。五脏六腑被掏空了的感觉。血液被抽干了。骨头也被剔除了。只有一具空空的躯壳。里面装的不知道是什么。无论是什么，那东西都不属于自己。

他能控制的，或许只剩表面的一层皮，再加上脖颈之上这颗沉甸甸的脑袋而已。

他努力睁开眼。眼前是一张男人的脸。

脸已经很沧桑了。眼角有纹。额头和脸颊上有刀痕。男人正看着他。

他动了动僵硬已久的面部肌肉，努力做出一个应该是微笑的动作，然后张了张嘴唇，说：“好久不见。”

“我已经见你好几天了。”男人道。

“抱歉，醒得晚了。”他轻描淡写地笑。

“别跟我说抱歉了。今天已经听了太多人跟我说抱歉。”男人这么说着，嘴角稍稍一弯，露出一个看似悲伤的表情。

他一时间并没有听懂男人的话，便懵懂地“唔”了一声。但随即好似又听懂了，于是问：“我，还有多长时间？”

其实并不是听懂的。而是自己的身体格外诚实地把现状告诉了自己。

“两三天。”男人答。

“嗯，我猜也是。”他又笑笑。僵硬了太久的面部肌肉只能容许这么些许的幅度。太过强烈或夸张的表情已经超出了所能容许的范畴。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的心情。

其实早就懂了。

比醒来时早。比昏睡时早。比眼前金光炸开时早。比自己立于那戈壁一端，高举右臂，任那漆黑羽翼迎风招展，随那穿心灼热自胸口迸涌之时都还要早得多。

剧本早已经写好。这一切不过是早已被确定的终局罢了。他也只不过是剧本中的一个役角，沿着既定的轨迹长途跋涉，终于走到了末章。他沿途看过了故事的太多方方面面，于是猜透了剧本编纂者根本的意图——或许是恶意的，也或许谈不上什么善意恶意——只是那个意图不由他把握，是某种不可抗拒的外力。他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去，最终还是要回到这里。

于是他把那个微笑轻轻挂在脸上，又试图动了动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四肢。

双足格外的沉，像长身上的两柱石块，动弹不得。左手掌应是被纱布缠着，厚厚的一坨，露出的指尖勉强能动，擦着有些发硬的纤维布料。而右手——不单是右手，整个右臂——却像消失了似的。他挪不动脖子，只能挪动视线的余光，扫一眼自己身体的右侧。手臂在，完整的，看不出有一丝异样的，甚至什么纱布石膏也没有绑的，摆放在自己的右肩之下。然而右肩之下却毫无知觉。空空洞洞。不属于他。

察觉到他的视线所指，眼前的男人低声解答：“几乎全部的神经坏死了。医生说。”

“啊。”他答。有什么关系，一只手臂而已。反正再多不过三两天。

他于是还是笑。笑容就像雕在他嘴角。

“这是哪儿？”他问。

“战地医院。”男人又说了个地名。

那地名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此刻是在大陆的东部抑或西部南部抑或北部也全无关系。

“结束了？”他又问，“我是说，战争。”

“嗯。结束了。”男人说，“多亏你的帮忙。”

沉默。

“你为什么要来？”男人问。

“不为什么。”他答。

沉默。

“现在是什么时间？”他又问，视线勉强地抬高，投向一侧虚掩的窗。

“晚上。大约十一点了。”

“很安静。”

“嗯，医生们大概到主楼去巡房了。”男人解释道，“忘了跟你说了，这楼里没有别的病房。”

沉默。

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眼前的男人看着他，有时眉头皱一皱，有时嘴角抬一抬，言语却好像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禁默了一样。

“呐，有酒吗？”他笑着问。

“酒？”男人愣了一下。

“是啊，酒。我本来带了一瓶的，在我那个背包里。其实是半瓶。那时候开的，没喝完。后来我也再没有动过。不过……”他止住了话语。

“背包啊，”男人思索了片刻，“不记得见到了呢。大概……”

“嗯，大概就算找得着，酒瓶也得碎了。”他自嘲地笑，“我多此一举了。”

“我这儿，倒是没有好酒。”男人喉间轻咳了一下，“倒是你，因为用了药，再怎么也是不能喝酒的。”

“啊，哈哈。我忘了呢。”笑过之后，他缓缓吐一口气，“真是抱歉呢，好不容易再见面了，说好了的一顿酒也做不到了呢。”

“唔。”男人模糊地应了一声，随即又陷入沉默。

沉默在空气中爬行。

“呐，能出去吗？”又是他率先开口。

“啊，你想出去？”男人问。

“想。外面，是晴的吗？”

“是晴的。”

“那么附近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吗？这个屋子太小啦，没什么可看的。呆在这里，即使只有两三天也会被闷死。”

“唔，不远处有个山丘。”

“好啊。”他微笑，“但我即使能站，却估计是走不了。只能让你背了。”

“嗯。”男人从床边的椅子上站起身来。但没有转过背。

男人跨了一步靠近过来，一只胳膊环到他的背后，轻轻一抬，把他的上身从病床上支撑起来，再将另一只胳膊探到他的双腿下，两臂那么一使劲，便将他整个人横抱了起来。

“你不怎么沉。”男人说道。便这么穿过屋子，走出门去。

夜风带着夏末秋初的味道钻进鼻孔。他诧异自己的嗅觉竟然还起着作用。

抱着他的男人身上传来许多不同种气味。有一点点烟草。有一点点酒精。有一点点火药。有一点点医院的药水以及人体的汗的味道。

抱着他的男人走出楼房，穿过搭建了临时屋棚的庭院，跨下台阶，又横过小路，随即沿着一条人的足印踏出的小道往高处走。身边是低矮的灌木和些许挺拔的大树。脚底下有一些初落的黄叶。男人的脚步踏在那些落叶之上。干枯的叶面裂开了，发出轻脆的声响。

每一步轻轻一晃。催人入眠的节奏。他仿似回到了某个依稀很久以前的时候。曾经也被人这样抱着，小心翼翼地走。

于是他微微笑着，半闭上眼，任由有限的视野里一缕酒红头发前后飘摇。

兰迪在山顶上停下。

怀中的人很轻。轻得让他心疼。两眼半闭着，仿似又睡着了。

他在一株古树旁蹲下身，把人轻轻放下。伸手摸了摸树下的草地，有点微湿，又脱下外套铺在地上。正准备把那人搬到外套上，那双眼睛却睁开了。

“不用了，兰迪。其实我也几乎感觉不到。”

“啊。”兰迪的手在半空踌躇了一下，垂悬下来，耷拉在身侧。随后他拾起外套，抱在怀里，自己在那人身旁席地而坐。

那是个月圆之夜。没有云。没有星。只有一个大圆饼黄澄澄贴在夜幕上。

这样的月亮，他也见过。那一带在这个季节一向是这种气候。干涩涩的晴朗。最后的战役前前后后拖了三个月，这种月亮他早就看惯了。那时候在战营里，夜深人寂只有哨兵在放哨的时候，他曾这样望着天，看着那黄灿灿的月亮的脸，低声地哼起某个曲调。没有留声机的时候，能唱的只有自己的心。

身旁的人也一样望着天。他不知道那人此刻在想什么，他也不知道如何开口问。沉默像黑暗一样滋生。最终打破沉默的还是对方。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来吗。”对方忽然说。

“嗯？”

“我一直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要来。”

“嗯。”

“很多年以前，在骑士团里，我就这样问。”对方的语调散漫，低沉，平静，像一口深井的泉，把听者往里吸，“我问他们：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阿巴斯跟我说，因为圣痕选择了你，而被圣痕选择了的人都是留下的。凯文跟我说，最好的差事不是吗，收入好又有满足感，不然你还想在哪儿？爱因·瑟尔纳特，那个女人，则是狠狠冷笑了一番，对我说：懦夫可以逃跑，但要真正逃开圣痕，道路只有一条，你尽可以去找。”

一丝浅笑从苍白的双唇间漏出。

兰迪捕捉到那浅笑中的自嘲，不禁侧过头，去看月光下离他不到半亚矩远的那张脸。那张脸消瘦，清秀，柔美，足以令众多女性黯然失色；然眉眼间却又犀利，冷峻，有棱有角，有刚气，即使习惯了轻佻却还在轻佻中融入比起许多男性更加沉稳决绝的魅力——就如那天忽然出现在战场一端，迎着血气扑面的西风昂起头来，翠色短发同青色围巾一齐在风中甩开，黑色翅羽似战旗展开，一言不发，气定神闲，圣痕升起的架势简单明快，仿佛酝酿了很久精心准备好了，没有一刻的拖泥带水，轻盈决然地踏向终局。

当时兰迪正一脸血一头汗端着来复枪朝碾压而来的战车扫射。当时他单膝跪着，中弹的一腿挪动不得，膝盖骨硌着地面石块的不规则。当时烈日炎炎，风卷着热气，夹杂沙土和浓重的火药粉末扫过戈壁，沙场尘埃漫天，血色蔽日。当时弹药将尽，我方如此，敌方亦然，最后一搏要拼谁稍占优势，抑或同归于亡。当时他们在等资源，等救援，等胜机，等转机，等命运判决，等最终句点。

然后，他看到了他。

瓦吉·赫米斯菲亚。那个女子般瘦小的身影，细腿，削肩，两手空空，有没有拳套他看不清，但没有其他武器，至少不是用在战场的武器。当时他愣住，大脑被钝物击中。他想：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下一秒，那个身影便伸开双臂。

命运用最出人意料的方式甩下了一张赦免令。

你为什么在这里？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你为什么一定要来？

当时他根本没有机会问出口的。如今对方在回答。然而答非所问。

“你知道吗，兰迪，我真的逃跑过。”瓦吉的声音在夜色里漾开，漫不经心地仿佛不介意听众是谁，或究竟是否有谁在听。

“十二岁的时候，我逃跑过。”他说，“一个实习任务，在帝国北部。总长大人亲自带我去的。那次没有别人。别人都调去忙别的任务了。只有她和我，两个人。”

他微微喘了一下，大约是说得太长，还有点儿急。

兰迪伸手扶住他的肩。手心感到冰凉的肩胛骨的形状。他把他扶得端坐起来，把自己的肩膀借给他，心想这样或许能好受点。

瓦吉微笑着轻轻摇摇头，说没事，没事。听我说。听我说说就好。我还从来没跟你说过这些事。

兰迪点头。

“想要逃跑也不是一时起意，酝酿了很久。小时候村里长老告诉我，你被选为巫子。后来封圣省告诉我，你被选为守护骑士。我想，你们谁问过我的意见？”

“但是最初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当巫子的时候，什么也学不到，自己一个人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能干什么。于是就在骑士团混下来。但那里也不是我想呆的地方。想走的念头很早就有。一直埋着。一直没有机会。一直也没有决心。只是想走，却没有想去的地方。一个念头孤零零地挂在心上，像念了多年的咒语。”

“然后遇上了那次机会，没有别人。我也大约恰好在闹别扭。闹的什么别扭是不记得了，只是记得闹别扭，觉得非走不可。再也不想呆下去。不想为了那个可笑的圣痕和那个可笑的骑士职位拴在一个自己既不向往也不热爱更不理解的地方。”他又喘了一下，“呐，兰迪？”

“嗯？”兰迪轻声应。

“你从赤色星座逃跑的时候，是在想什么？”

话语的矛锋忽然指向了自己，兰迪一时哑然。

“你和我不同。”瓦吉继续说，“你离开赤色星座，不是因为你不属于那儿，也不是因为你想去别的地方。你想逃开的，不是赤色星座。”

“你说得没错。”兰迪终于开了口，“我想逃开的是我自己。呆在那里，就不得不面对自己。”

“然而你终究还是回去了。”

“总有要面对的一天。也总有想明白的一天。不过你呢？你又是怎么想的？为了逃开圣痕的选择？”

“我当时不信那鬼话。”瓦吉说，“我想圣痕这东西，就当是寄生了一件什么东西。我也不怕它。我在封圣省那么些日子也练够了身体能与它抗衡。那么就带着它走吧。封圣省里有人在研究它，我想它大概就是种病，我走了到别处去也能找医生研究它。能治就治好，不能治我就带着病活下去。但不管我有病没病，我走什么路，我想自己说了算。而不是一帮老头子说了算。”

他停下来，轻轻咳了两声。脑袋在细弱的颈项上微微颤动，轻晃着兰迪的肩。

“阿巴斯跟我说，以往所有被圣痕选中的人最后都留下了。我想那和我无关，他们都不是我。我要走。我很强。圣痕杀不了我。我一个人也能活下去。”

他闭上眼。四周一片寂静。连自己的呼吸仿佛都听不见。

一瞬间，他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虚弱而死寂的傍晚。

睁开眼皮，瞳孔前是模糊一片。像被蛛网覆住了角膜，视野泥泞恍惚。耳畔有蚊蝇嗡鸣。在这样天寒地冻的地狱里为何还有蚊蝇？他的大脑如是发问。啊对，这里是冻原。他想起来。塞姆利亚大陆北端，绵延了数十万赛尔矩的人迹罕至的冻原。只有极耐寒的苔类和矮灌木贴着冰层覆盖的地表乌绿乌绿地爬成斑驳的一片一片。还有些人。有些耐冷的住民。有些村落。这些村落散布在个别环境相对温和的地段，有着用冰冻泥层浇筑而成的特有的房屋，有着古老而自成一方的生活方式。

是的。冻原。冻原上的某个村落。他们此行任务的目标。疫病。他的脑袋嗡嗡作响，视网膜前一阵阵腥红的抽搐，似有火焰在烤。思考在举步维艰的胶着中向前爬行。冻原。疫病。但寒冷得微生物都难以繁殖的冻原为何会有疫病？就算是有，他又在这里做什么？任务是什么？他又是来做什么？蚊蝇在耳边纠缠不去。何为会有蚊蝇？他的手脚动不了。他看不见眼前。他想不起。

他努力挣扎了半晌，意识最终还是再次落回黑暗。

再次醒来的时候，他感到了身体是暖的。耳边有滋滋声。他能睁眼。睁开眼也能看得见了。他看见一丛跳动的红色的火舌，它覆盖了视野的一半还多。隔着火舌，在漆黑背景下的对面，坐着个女人。女人盘着腿，灰黑相间的制服下摆胡乱地卷起来，露出纯黑的工裤，暗红披风从背后拖在地上。他的脖子还不能转动，因此看不见女人的脸。只能看见一削下巴尖，以及垂在胸前的两股茶绿长发。

爱因·瑟尔纳特。

他在脑中默念一遍这个名字。念完之后他开始思考这个女人出现在面前所代表的全部含义。

啊。他懂了。失败了呢。逃不出去。自己还是被这个女人给逮到了呢。

脑中模糊地叹口气。

“醒了？”女人开口问。声音冷淡得就像绿色苔藓下厚厚的冻土。

此时闹别扭毫无意义，他服从地应了一声。

“任务报告，想想怎么写。”女人扔过来一句话。

任务报告？他的大脑一时转不过弯。

“准守护骑士瓦吉·赫米斯菲亚无视任务指示，不听命令，擅自离队，与任务目标发生私下接触并引发冲突——”女人的声音波澜不惊地陈述，然后停住。

任务目标？冲突？他皱起眉，脑中一片空白。胸腔里一阵剧痛突如其来，从内侧向周身撕裂般地蔓延开。从头顶盖到脚心，浑身灼烧般的疼痛。方才尚无知觉，此时如觉醒般涌上意识表层，刹那间攫走了他一切感官。

发生了什么？他趁着侦察的机会按计划逃跑，可那之后发生了什么？雪花点在脑中舞蹈。

“很痛吧？”女人的声音像冰锥穿透痛觉筑起的壁障，“你该庆幸自己还没死。”

“我……”他有一种恨不得自己死了的念头，但那念头转瞬即逝，就如夏日的萤火在这干冷冻原之上全无存活的可能一般，“我……为什么……？”

头疼欲裂。他拼了命试图想起什么，可偏偏什么也想不起。

女人的头低下来，酒红色的眼珠子从火焰的一旁盯向这边，定定地看了数秒。“很痛，我知道。”她陈述道，“但现在不能给你止痛药。现在这种时候，它最强，你最弱。给你止痛药，麻痹的是你的神经，欺骗的是你的身体，获利的是它。再痛也给我忍着。”

他在忍。

“任何一种东西，只要有生命的，无论它是高尚或是肮脏，都会有活下去的本能。”女人继续说，“但不是谁都能活。也不是谁都能活得好。强者胜，弱者出局。这是规则。不是我定的，是所谓女神定的。你要是输了，它就占有了你。你不再是你。你就会像他们一样。”女人停下来，身体没有动，双手没有动，只是稍稍偏了偏头，把视线投往一侧。

他们？“他们”，是指什么？

他挣扎着抬起虚弱不堪的脖颈，顺着她眼神望去。夜色浓稠，视野又被抽搐不停的阵痛撕裂成一道道血红，但视线所落之处，勾勒出一些横七竖八的轮廓，在他脑中变幻、交叠、生长，重构出一个个断片的情景，针刺般灼烧着他的神经。

“他们……”他喃喃低语，“……全都……”

“啊，应该。”女人撤回视线，“我在附近搜了一遍，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逃走的迹象。应该，都在这里了。一个村子的人。”

“……”

“可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他咬着下唇，“我不知道。我，没打算往村子里去。村南，有条路。我想可以……”

“那条路通不到你想要找的驿站。”女人打断他，“地图是十五年前绘的。那个驿站六年前废弃了，那条路也早被阻断了。因为和任务无关所以没有告诉你，没想到你真跑。”

“……”他更用力地咬着下唇，仿佛咬得疼一些能够转移体内的痛苦，“你是故意试探我？”

“没有什么故意或者不故意。顺手找的地图，有用的信息都够了，仅此而已。你自己计划不周，能怪谁？”女人伸手摸了上衣口袋，摸出根烟，嘴里叼着，凑着火堆点着了，吸起来，“这些我不感兴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遇到这些——人——的。”

他皱着眉头，努力把脑中胶片般的场景理清顺序，拼接起来。

“我在路上走，忽然有个男人拦住我。他是这里的人，穿着本地的服装，他说的话我听不懂。但是他拦着我，比划着想要跟我说什么。他很焦急的样子。后来又来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试着说通用语。但我也只能听明白几个词。”

“「去村子里」「医生」「等了好久」。”

“他们看起来很正常，只是在着急着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拉住我要我去。我也不知道我能帮上什么忙。但是他们很坚持。我也就去了。”

他停了停，没有说出自己跟去的真正目的。冻原的路难走。当地的住民有特制的代步工具。他想着或许在村里可以顺手弄到一个，这样能快点到驿站去，不至于被人追上。

“然后呢？”女人催了一句。

“他们带我去见了村长，一个中年男人，能说通用语而且说得不错。他说我们在等你。我说我不明白。他说你是中部来的吧，你们中部的人有特殊的技术，能帮我们。以前有个你们那儿来的人，他给了我们神力。”他停了停，让绷紧的咽喉稍许放松，然后接着，“那个村长说着卷起了袖子，站在一旁的几乎全村村民，无论男女老少也都跟着卷起袖子。每个人的右手小臂上都有个图案，不是纹上的也不是刻上的，是长在那儿，从皮肤的内侧透出来。青黑的一块说不清是什么的图案，而且每个人的都一模一样……”

这回他彻底停了下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火苗，半晌不说话。火苗中仿佛映出了当时的情景：破旧但宽敞的会客室内，三十余人围了整整两圈，每个人都举起右臂，握着拳，把显露图案的那面冲向立于圆心的他，似乎在举行某种仪式。

“然后呢？”女人的声音再次打破沉寂。

“他们就那么站着，手臂就那么举着，然后村长继续平静地向我陈述，说那个男人是一年半前来到他们村子的，之后持续不断地来，每个月固定地来拜访一周。那男人是个神医，为他们治病，给他们药，向他们宣传神，还分给了他们力量。”火苗随话语的节奏在眼前跳动，“他说那个男人一个月前离开了，说自己有其它安排暂时不能再来。说会有接替的人。你们等着就好。他说，我一定就是那天他们等的人。”

他再次停下。声音冻结在喉头。即使面前有温暖的火舌融化寒夜的空气，喉头还是冻住了。

“然后呢？”女人又一次追问。那语气令他不快。

“我想走。”他从冻结的咽喉里挤出话来，“我想从那儿离开。可他们围上来，举着他们的右臂，全都露出那一模一样的黑色的图案。我——”

他的声音霎时如冰裂般切断，身体不由自主地颤起来。

当时的恐惧感此时又袭上心头。恐惧不仅是来源于那群围上来的开始显露出异样的人们，也不仅是来源于那一双双片刻前还平静正常忽然间便闪烁着狰狞目光的眼睛，更多的是来源于自己——在那个属于自己的身体内部，在胸腔的位置，有一种奇异的躁动，有一股疯狂的灼热，从某个很深很深看不见底的地方缓缓升起；虽是缓缓升起，却仿佛时刻就会迸发一样。

这一次，女人没有接着追问。任由他沉默着，颤抖着。火星子在空气中噼啪作响，像某种其它次元的生物在窃窃私语地嘲讽他的害怕。

“这次的任务说明，你都仔细看过了吗？”隔了良久，女人又开口了，问的却是另一个话题。

“不，并没有。”他原本计划的就是逃跑，而并非执行任务。好好看了的只有地图。

“这次任务的资料里，最匪夷所思的就是信息来源。”女人没有发怒，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反而相当耐心平和地对他解释起来，好像是在循循教导，“不是骑士团的眼线，却是个匿名举报。这种鸟不拉屎的偏僻地方，有几个正常人会路过？就算整个村得了疫病死光了也没人会知道。可偏偏有个匿名举报。你就没想过这里头有蹊跷？”

他承认自己没想。不是想不到，是压根儿心不在焉。心不在焉，便无视了如此显而易见的纰漏。

“匿名举报的人，是当事者，至少是相关者。”女人继续道，“这村子里的居民本身，你觉得哪个会懂得去向教会的信息网透露这个消息？”

他摇摇头，嘟囔说：“如果是他们，也无须匿名。”

“所以，只有一个可能。”女人吐了最后一口烟，把烟屁股扔在地上踩灭，“肇事者跑了，把烂摊子扔给我们。因为他知道，这种摊子我们一定会收场，而且只有我们能收场。你懂了吗？”

他似懂非懂：“那些人……所谓的疫病……他们手腕上的那些，是古代遗物？”

“不完全是。那些，应该都是复制的。”

“复制？”他头还很痛，思维一时跟不上。

“古代遗物，是活的。跟你我的圣痕一样。”女人缓缓地、平和地说，“只要是活的东西，就都有可能复制、繁衍，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既然它们自身有复制的可能，那么便有人想利用。教会里有专门研究这些人，教会外也有。这个大陆上各个角落，在你知道或不知道的地方，总有人在研究这个。很多人痴迷于此。”

盖鲁格·怀斯曼。他脑中忽而闪过这个名字。即便具体的情形他不甚明了，但此人在教会之中被判下的罪过之重却是骑士团内众所皆知的。

“这些东西——”女人静默片刻继续说，“这些——生物，它们与我们截然不同。它们有着我们所没有的力量。人，越是弱小卑微的人，越是憧憬力量。敬畏着，崇拜着，憧憬着，渴望着，想得到而不惜一切手段。——这种疯子，在这片大陆上是不不少的。”

沉默。

女人不说话了。等着他反应。

沉默中，他望着不远处那堆辨不出个体的轮廓，脑中描画着记忆中那日的情景——那些深黑的图样，那些咄咄逼人的目光，那蠢蠢欲动的瘙痒——之后是一片空白的断片。

头皮好像在烧。灼热的刺痛。视网膜里印出斑点的腥红。断断续续的嗡鸣在耳蜗里不定时地爆炸。他手掌死死撑在地上，碾着微滑的苔藓附着的地面，压出清晰的手掌印。

沉默中，他把模糊不堪的记忆拼凑了很久，勉强组织成明确的语句：

“它们，想要我的命。我杀了他们。”

“你错了。”女人说，“不是你杀了他们。”

“是那个东西，杀了它们。”

瓦吉或许是说得太多，累了，也或许是想得太多，累了。兰迪无从判断。右肩上的那个脑袋此时安静地一动不动，让他不由怀疑对方是否睡着了。

他低头看。

一双眼睑确乎闭着。苍白的面庞不带表情。整个人平静安详得就像过去那么多天在病床上的时候一样。

（“他是感觉不到痛苦的。”“即使五脏六腑都在经受着不可逆的损伤。”）

（“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也见过。只是这么强的，确实第一次见。”）

（“没有良方。从来也没有哪一例救回来过。”）

（“前几年特别的多。意外感染的，人为感染的，都分不清。”）

（“一般的人，遇到那些弱得多的，很多是人工培育出来的，也就撑个两年。”）

（“这些东西，生命力，以及榨取生命的能力，异常的强。”）

（“你的这位朋友……不是一般人。”）

“瓦吉。”他晃了晃怀里那人，生怕他真这么睡下去，“瓦吉！”

瓦吉哼哼一声，睫毛抖了抖，睁开眼来：“啊对不起，刚才有点累。”

没事吧？感觉怎样？凉吗？要不要回去？想问的话一股脑儿涌上来，但却只张了张嘴，犹豫了片刻伸出左手去把别在后腰上的水壶取下来，用牙咬开壶盖，递到对方面前：“喝点水吧。”

瓦吉顺从地探过头，对着壶嘴咽了两口。

“谢谢。”他客气地说。

“你谢什么。该谢的是我。”

“你不用谢我。我并不是去帮你。”

“事实上你帮了我。不止帮了我。”

“不。”瓦吉顽固地坚持，“我的确不是去帮你。”

“后来呢？”兰迪把水壶随手扔在了地上，漫不经心地提醒他把故事讲完。

“后来我跟总长大人回去，编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书。——当然，大部分是阿巴斯编的。”

“然后？”

“然后——？”

“——你就不想逃了？”

“半年后紫苑之家遇袭。凯文出了事，露菲娜殉职。”

“……”

“露菲娜的葬礼，凯文没有去。他还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

“……”

“我在葬礼上又见到爱因·瑟尔纳特那个女人。事实上，那次任务回来之后我几乎再没见过她。一方面是我需要调养，另一方面是她下令我暂时不准出任务。所以葬礼上我才又见到她。”

“然后？”兰迪有点懊悔自己的词汇贫乏，连发个问都只是在重复相同的字眼。

“没有什么然后。我看见了。她出席了露菲娜的葬礼。她站在那。仅此而已。”

“.....”

“我跟她什么也没说。”

“.....”

“那次任务回来的路上，她对我说：‘你明不明白，我管不着；你心里接不接受，我也管不着；你真想要跑，就做得聪明一点，干净利落一点，滴水无缝一点——没人在乎你瓦吉·赫米斯菲亚逃到哪里，但是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势力，会一直追着你瓦吉·赫米斯菲亚体内的那个力量——不仅是教会，不仅叛逃教会的某些异端分子，也不仅是人类；你真是要跑，就给我做到从它们所有之中能够安全身退。’”

（“自己要能擦好自己的屁股。不要让人收拾烂摊子。”）

（“你记住，我最讨厌给人收拾烂摊子。”）

（“我也不会手软。”）

“你最后还是离开了。”兰迪喃喃地说。

“很久之后。”瓦吉微微仰起头，目光投向并不远的那枚黄澄澄的月亮，“但其实，也并没有走远。她说得没错，那个女人。她从来知道路在哪里。如果她本人期望，她大可一走了之，凭谁也拦不住。而她对封圣省那地方也并无留恋。”

（“逃开的路只有一条，你尽可以去找。”）

“爱因·瑟尔纳特很强，从始至终很强，不是一般的强。强到不可理喻，强到近乎冷血。而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她那样。”

（“强者胜，弱者出局。这是规则。不是我定的，是所谓女神定的。”）

“一个骑士团，一个封圣省，或是一整个亚尔特利法典国，她笑一声嗤之以鼻。她没有放在眼里。那些规则，她也没有放在眼里，她冷静地遵循着。她陪着玩。”

（“不想试试吗？不想看看自己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吗？”）

“我从来也没有那么游刃有余。我应对自己尚且自顾不暇，如何能应对别人定的那些纷繁复杂而又毫无道理的规矩？”

（“不是谁都能活。也不是谁都能活得好。”）

“所以我逃跑。我逃跑了这么久，却始终也没有找到路。”

他们坐到了天明。

断断续续地说着话。断断续续地时睡时醒。喝完了一个军用水壶的水。

天边泛起鱼肚白。丝丝缕缕的浮云昭示着今天又是晴朗的好天气。

兰迪的右肩早就发麻了。但他什么也没说。他依旧扶着那个几乎整夜一动不动的薄得像张纸的身子，问：“想换个地方吗？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想看的東西？我反正没事闲着，可以开车带你出去转转。”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就四周随意转转？反正这里的景色都一样。”

“加够燃料了吗？”

“够穿半个大陆。”

于是他们上路。

红色的越野吉普，涂着蝎子图案，却已经被枪弹磨打得磕磕碰碰。

“左边那只钳子哪儿去了？”瓦吉笑着被绑进副座，安全带死劲儿往下扣到底。

“打仗的时候储备粮不够了砍下来大家烤了吃了。”兰迪一面答着一面跳上驾驶座。

车门砰地一闭，马达突突响起，轮子转起来。

这里荒乡僻壤，多年前修的马路满是尘土。随着车轮扬起来。漫上干燥的空气。糊了眼。没有什么树。没有什么山。只有矮小的山包和矮小的灌木。放眼望去，前后左右一片平坦。其实不用沿着修好的路，就是横冲直撞也是可以开的。

于是没开出多久兰迪便拧了方向盘一个急转拐进戈壁。

戈壁难走。

车轮在石块上跳舞。人在座椅上跳舞。被逐渐热起来的气温蒸出来的汗珠在额角和鼻尖上跳舞。

“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几乎都一样呢。”瓦吉说着，嘴角欢乐地扬着。

“是啊，再往前开两个钟头也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我都快看瞎了。”

“可以闭上眼睛。在这里，闭上眼睛也能开。”

“哈哈哈哈！”兰迪笑着，当真闭上了双眼，连同方向盘也松开了。只是随意地踩着油门，任凭感觉把两人一车带向无论怎样都看起来风景一样的地方。

瓦吉没有闭眼。他睁眼看着四周，看着前方，看着广袤戈壁，看着天际一个红彤彤的大太阳。

“呐，兰迪。你见过瑟尔纳特总长吗？”他忽然开口问。

“战期见过一两次。一两年前吧。”兰迪闭着眼睛回答，“后来好像也没怎么听到她的消息。怎么？”

“你见过她的圣痕吗？”瓦吉接着问。

“倒是没有这个眼福。”

“我见过很多次。很多很多次。”瓦吉说，“从来也不觉得好看。有人说很美，我不知道它美在哪里。壮观是壮观，很强大，让人敬畏，但是也很可怕。”

“你自己的——”兰迪睁开眼，转过头，“就很强大。美不美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审美。”

瓦吉笑着摇摇头：“那是你没见过她的。”

“我见过你的就够啦。”

“五个月前，我见了最后一次。”

“……？”

“她到我的店里来。浑身都是伤。笑着说要一瓶酒。最烈的。不用冰块。什么也不用。”

“……”

“我问她是发生了什么。她抢过一瓶威士忌，一口灌下三分之一，说我是来找你帮个忙。”

“……”

“她说你还记得那些被你轰碎的石板吧；你轰完了人就跑了，甩手不管。她说你算算当时活的石板有几块？我说只有一块。她说是啊只有一块，其它圣痕都在别处；你是把它们根源掐死了，但是别忘了，它们在别处活着；我跟你说过，任何一种生命，只要是活着的就都会有活下去的本能。她说你懂我意思吗？”

“是说可能会从宿主身上直接转移？”兰迪问。

“我说我当年偷偷查过遗物相关的被禁的资料，按那些或许不全的信息来看，我以为毁了石板就足够了——掐断了它们繁衍的必需周期。总长看着我哈哈笑，说没想到你这样的人居然就轻易相信资料上的东西啊。她说没错按一般论这些圣痕的繁衍周期是被掐断了，但问题是这也不过是前面那些人研究的结果，你怎么知道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对的还是错的？你连圣典也不信却去相信区区几篇资料和论文？太大意了。”

“……所以？”

“她说所以你跑掉以后阿巴斯好几年费劲替你收拾残局，他收拾不完我接着收拾。说是收拾其实就是收尸；那些像瓦鲁多一样被用来补充战力的都没撑过半年，盯着处理了；其他几个正规的守护骑士，重伤的重伤，没重伤的后来很快也重伤了——圣痕本来就是蚕食生命的东西，在极端的需求压力下被极端地高频使用，谁也撑不了多久——这些人尤其需要注意，他们的圣痕都是生命力极

强的东西，就算侥幸没有侵害到其它人，万一又落到某些心怀不轨的疯子手里作为研究对象也实在太过危险。”

“.....”

“她说没想到自己虽是第一位的守护骑士，却比其他人活得要更久。她说命太硬了也真是麻烦啊，别人留下的烂摊子全都要自己一个一个收；不过还好她还算不会是活得最久的一个，所以自己终于有机会当一回烂摊子了。她说她的时间不剩多少了，体力也不剩多少了，很抱歉，真的有点惭愧的是要交给我一个相当棘手的烂摊子——体内的那一只似乎这么多年被她养得有点过于肥了呢——解决起来大概需要花点力气。她说小姑娘既然你是始作俑者那么你总该负起点责任来了吧。”

兰迪松开油门踩了刹车，让车缓缓停在戈壁中。当头的太阳烤着车顶盖。“.....小姑娘.....？”他有些讶异地重复了一句。

“她是这么叫我的，在我离开骑士团之后。”瓦吉满不在乎地一笑，“她说找个偏僻无人的地方吧，最后一场较量。我说好。所以那时候，我最后一次看见爱因·瑟尔纳特的圣痕。”他忽然停住了语速，目光投向远方，看着某个并不存在于那里的幻象。

“我觉得，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爱因·瑟尔纳特的圣痕，真正的爱因·瑟尔纳特的圣痕。和以前的不一样了，有了某种变化——不仅仅是壮观，令人敬畏，也并不那么可怕了；很强，但却看起来。”

兰迪一声不响地看着他。

“你知道她的圣痕像什么吗？”

“像什么？”

“烟花。”

兰迪驱车来到戈壁上那片战场的时候，燃料指示器已经闪了好一会儿红灯了。他推开车门踉跄落地，浑身关节咔咔作响就好像立刻要散了架一样。

人与车一样，几乎面临着即将报废的状况。

戈壁上的石头被晒得很烫。战场的尸体已经清理了，但血迹还在，撕裂的战旗还在，倾覆的战车和崩毁的机甲碎片也还在。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图像。然而兰迪·奥兰多已经顾不上这些。从头盖

骨到脚跟底都在鞭打他的疲惫和大脑深层传来的疯狂叫嚣着的解脱欲望驱使着他在戈壁上小跑了几步，然后膝盖一软，一头栽下，翻了个身，大字仰卧在这热凄凄的宛若煎锅的地面上。

他不在意背后传来的灼热感，也不在意头顶迎面压下来的一层层热浪。他浑身疼着。上衣裤子好几处漏着破洞，破洞的边缘是被撕裂状的丝丝缕缕的线头。破洞底下露出的皮肤能看见一道道血痕。那些血痕并不算疼。疼的是筋骨。便是在战场上受一阵远程导力炮弹的冲击波也不至于震得如此浑身骨头都被敲碎一般。他感到这一辈子也不曾这么疲惫过。

他向疲惫缴械投降。什么也不去顾及了，闭上眼，在炎热的无人戈壁就这么睡去。

他睡着，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中，他在跑。

脚下是一条很长的路，黄泥土。他在其上奔跑。

有个声音催促他，快点，再快点，还要再快点。胸腔里吸入的氧气不够了，喉咙干燥，头脑发晕。然而那个声音还在催促，再快点，再快点——作为赤色星座下任的继承者，必须能在体力上胜过所有人——所以再跑得快一点，更快一点。

黄泥土的路无限地蔓延。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他不知是从何时开始跑，也不知是在何时才能停下。谁在计时？谁在与他竞争？谁在终点等待？谁来评判他是否合格？他一概不知。只知道要这么跑下去。路两侧掠过变幻莫测的风景。他看见乡村的绿油油的山丘，看见清澈蜿蜒的溪流，看见高高的白茫茫一片芦苇丛，看见红砖砌成的赤色星座营地围墙。他跑着。有个声音问他：你要跑去哪里？他忽然驻足不前了，分明不是自己要停下来，双腿却迈不动了。低头一看，路面在眼前断裂，脚下一片断崖。回不了头，回头一片雾蒙蒙的视野。该如何向前？若是断崖，可以这么一步跨出去吗？若是跨不出去，该如何向前？

他努力地向下望。他看见一片血海——横七竖八的尸体堆叠成海，汨汨流动的红色溪流浸染地面。有个手掌狠狠拍在他肩上，他看不见是谁，却听见那个声音在耳后根说：“你合格了，兰道夫。”他摇着头，要把那句话连同那个手掌一起狠狠甩开。他在血海里看见一辆绿色导力三轮，那三轮停在一幢古朴破旧的二层小楼旁。他伸出手。伸手的一瞬手臂却被拽住。“别去！”另一个声音焦切地喊。他甩开那个无形的拦住他的声影，不去听身后的任何声音。他迈腿。

脚下的空洞延展成一个陡峭的坡壁，他沿着坡壁飞速向下。依旧没有路。脚下全是尸体，满满当当，挡在他和那幢小楼之间。他只能踩着尸体向前跑。然而跑起来却毫无感觉，轻飘飘地像踩着海绵上一般。前方的小楼亮着灯。周遭分明是亮堂堂的白昼，那小楼窗户透出的灯光却依然一闪一闪显得格外明亮。他撞开门进去，是个低矮逼仄的小杂货铺，堆满货品的货架隔着柜台和他两相对望。但没有人。空无一人。柜台上摆着两条烟，烟盒上蹲着一只草编的青色大蝎子，绿油油的颜色。他刚要伸手，身后有人推门的声音。他回过头，对上叔父“战鬼”一双严厉的眼。

“你该回去了，斗神之子。”叔父说。

“我不回去。”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我要找人。”

“你要找谁？”加雷斯的身影站到了叔父身后，一双不知为何充溢了悲伤的眼睛望着他，“回去吧，兰迪大哥。”

“我要找人。”他自己的声音固执地说。

他再次转向柜台和货架。但柜台上的蝎子不见了，柜台上的烟也不见了。柜台上空空的，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他抬头望向货架。货架破破旧旧的，却摆了一排排的各种酒瓶，还有酒杯。但依旧无人。

“他不在这里。”加雷斯的声音在身后说。

那在哪里？

“哪里也不在了。”那个声音继续说，冷冷的，像冰，“你没有地方可去了。”

他缓缓地转过身。缓缓的，像慢镜头一样。转过身后，才发现无论是叔父也好或是加雷斯也好，都已不在那里。他的眼前，空空的一片，连同小杂货铺的那个木门和贴满了货品目录的一片水泥墙也都消失不见。房子消失了。房子边上停着的导力三轮车消失了。房子外头来路上那堆叠的尸海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

“你没有地方可去了。”那个声音在空荡荡之中回响。

他的脉搏忽然飞速地跳起来，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潮水般袭来。他再次转过身去，想去看看那个柜台那个货架还有那些莫名出现在货架上的酒杯们还在不在。然而转身对着的却是一张墨色办公台。台子后的军装女性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给他递过一张纸来。

“兰道夫·奥兰多，在这张申请表上签个字。”女人说。

他低头看着那张纸上印着的“克洛斯贝尔警备队入编申请”的字样，茫然地提笔。

一笔一划地写上自己看着都陌生的名字，递回去。女人指了指地上：“这是你的枪。”

枪？

他低头看着那大铁盒子。长形的，黑乎乎的，布着尘埃的。一看就很沉。

“这不是我的枪。”他说。

“是你的。”女人笃定地说。

“不是。”他否认。

“你打开看。”

他没有去打开。那个仿似潘多拉魔盒的东西就那么沉甸甸地躺在地上。

“我没有什么枪。”他扔下一句话转身要走。面前的门被人挡住了。一个浅绿头发的少年倚着门框，两手环抱在胸前，两腿交叉站着，半笑不笑地盯着他看。

“你这是要去哪儿，兰迪？”少年问。

“你为什么在这儿？”他本能地问。

“你又为什么在这儿？”毫无意义的互相诘问。

“你想拦我？”

“不，我没那个想法。”

“你挡着门。”

“我没有挡着。是你看不见路。”

“谁拦着我也没用。”

“我知道。所以我一开始也没有想要拦你的想法。”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你挡在了我的路上。”

“伊莉娅·普拉提耶小姐的公演你不打算看了？”

“你想用这个拦我？”

“我说了我根本没那个想法。”

“那你提伊莉娅小姐的公演干什么？”

“我只是阐述一个事实。伊莉娅·普拉提耶的公演你看不到了。”

“……我得走。”

“去哪儿？”

“……”

“你能去哪儿？”

“……赤色星座猎兵团。”他抬脚朝着门径直走去。

“你忘了你的枪。”少年冷静地说。

“那不是我的枪。”他穿过门洞。少年的身体变得透明无形，完全挡不住他。

“是你的枪。你扔不下。它刻在你的背上。”少年的声音掠过他的耳际，像一阵冷寂的风。

“我没有什么枪。”他走出了门，把少年和少年的话语丢在身后。

然而他错了。少年是对的。出门的一刻，那枪便长在了他的身上。厚实的皮带跨过肩膀勒住他的胸膛；沉重的硬质的金属枪身从左肩起始斜向右下方腰际，紧紧吸住他的脊背；枪上的斧刃裸露着，朝向他的身体，硬生生切开皮肤嵌进他的肌肉之中，划开一条长长的和枪身匹配的啃痕。

他取不下来。他扔不开。

他背着枪前行。

他走在路上。路两旁一色萧条。

他要去哪儿？他想他大概是要去往铁矿场的路上。

然而道路的终点处，呈现于眼前的却不是铁矿场那深红锈漆的两扇大门，却是个纯白的、洁净的、亮晃晃的主题游乐园的大门。

他站在米修拉姆门前。

一个咪西站在门前，挥舞着手臂，挥舞着手中彩色的传单。

“首演啦~首演啦~金之太阳银之月~镜之城首演啦~”那个咪西欢欣雀跃地喊道。

周围有人群拥上来。大家跳跃着伸手抢那传单。

“镜之城首演啦~欢迎观看~”咪西继续喊着。

人群涌进门内。他在人群中辨认出几个身影：一个棕发的青年，一个白长直的女性，一个头戴猫耳发饰的少女，一个蹦蹦跳跳的长青发女孩——每人嚼着一个冰淇淋。他们拉着手走进门去。

他跟着那几个身影也想走进公园，却被咪西拦住。

“这里是主题游乐园。持枪者不许进入。”咪西这么宣告。

他想把枪扔掉，可是枪卸不下来。

“持枪者不许进入。”咪西摇晃着巨大的脑袋。

“我没有枪。”他狡辩起来。

“快开演啦~镜之城金之太阳银之月还有五分钟开演啦~”咪西不再搭理他，转身向别的游客吆喝去。

他一个人站在那里，背上的枪沉沉的，压得肩膀酸疼。越过洁白的围墙远远能看见耸立于高处的镜之城城堡的轮廓。几簇浅蓝的塔尖式屋顶错落有致地衬在红色火烧云的背景之上。有几粒红色气球从城堡的窗口释放开，缓缓上升。整个画面如同童话一样。

其实伊莉娅·普拉提耶的舞蹈并不适合这样的地方。他心里默默地想。

天色忽然说暗就暗下来。米修拉姆点起了灯。

一只手搭上他的肩头。他一转头，对上一双莹黄色眼珠。

“不想潜入吗，奥兰多先生？”对方穿一身华贵的晚礼服，用轻佻的语气嬉笑。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对方握住了他的手。然后魔法一般地，下一秒他便站在了镜之城内。

四面都是镜子。连头顶的天花板也是镜子。只有脚底不是。脚底是苍白的大理石。

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光源把四周照亮，把伫立的他往地面上打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他看着镜中映出的影像，只看见了自己。带他进来的人消失不见。他背上那挺枪也消失不见。只有他自己，穿着那旧时一身暗橘的风衣，孤零零一个人被无数自己的镜像环绕。

外面看起来并不算大的一个城堡，走进里面来却出乎意料的错综复杂和深邃。斑驳的镜片拼接成无尽的长廊，映出一条路来。路的尽头是戚戚黑暗，看不出所指何方，也看不见人群，分辨不出这城堡中的哪里会在举办着一场盛世的舞剧。但别无他路。他只有沿着那唯一的一条廊道往前。

廊道很窄很长。镜面的反光晃着眼，时不时营造出某处有个拐角某处有条通道的错觉。他一个人走着，镜面中无数个他跟着一起走着。然而走得无休无止，始终没有尽头。他感到哪儿非常不对劲。他感到这条道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他感到自己被诱进了一个闭合无解的回廊之中，永恒地重复那些走过的路而毫无长进。他于是停下来，开始审视那些镜面。

路不在脚下，便只能在别处。

他盯着一片镜中的自己。那人同样地盯回来。怀疑和质问在两人之间的玻璃镜面上凝结，几乎结成了一片雾气。他屏息，用带杀意的眼凝视，直到镜中那个自己忽然嘴角一抬，嗤笑一声，摆手说我不是你要找的，接着嗖的一声消失不见。镜面便只剩下镜面，什么也映照不出来的空白如也的镜面。没有路。

他转向别的一面。

他又转向别的一面。

他再转向另外的别的一面。

.....

当一面面虚伪的镜中倒影陆续被看穿，整个回廊变成了一片通亮的苍白。镜面映不出他的身影，镜面只能映照出镜面。于是层层叠叠，映出了数不清的空白的镜面，构成了一个无限的阵列。在那阵列之中，他忽然看见了一个倒影。

那倒影背向他，一动不动。暗橘的风衣是一样的。散乱的酒红长发是一样的。磨破右脚后跟的牛皮长靴也是一样的。但那倒影背着枪。长长的、沉重的、暗黑色的重型来复枪，斜斜地跨在后背上。

他朝那个倒影走去。在他的皮肤尚未触及之前，镜面在他两侧的身边纷纷碎裂。碎成的大小不一的玻璃珠像雨滴一样从半空洒落，落到白色大理石的地面上，钻进去消失不见。倒影转过身来面对他，不带一丝表情。他看见那张脸。那张脸和其它的脸不一样。已经很沧桑。眼角有纹。额头和脸颊上有刀痕。

他赤手空拳。

倒影从背上卸下枪，朝他举起。

他一步向前，一手扳住枪口。枪口有利刃，割进他的手掌心。皮肉裂开，明明裂得很深了，却没有血流出来。

倒影任由他握着枪口，用够了力道只维持着对峙，而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他想要寻找对方的间隙，对方投射过来的眼神却不给他一丝喘息。他更紧地握住枪口，试图把枪身端起来；他顾不上被刀刃切开的手掌；他顾不上疼痛——而事实上，他并未感到分毫的疼痛。

对方盯着他的眼神逐渐流露出一丝嘲讽，随后嘴角挑起来，如同之前那无数镜面中的倒影一样。嗤笑了一声，说：

“你，才是影子。”

那句话有如魔法咒语，瞬间敲碎了周围所有残留的镜面，也敲碎了他。他从握住枪口的指尖开始崩裂。同那些玻璃镜面一样，碎裂成一个个圆形的珠子，在光源照射下闪着光，坠落下来，被地面深深地吸进去，彻底不见。

手指。手掌。手腕。手臂。……

然后从头顶和脚底一起开始崩裂。

一时间天旋地转，世界混乱起来。他找不到自己究竟在哪里。他感觉自己仿佛漂了起来，从那个正在一丝一点碎掉的身体里抽离了出来，漂浮到半空中去，俯瞰着所发生的一切。他看到镜面崩裂，墙面跟着塌陷，看到那个被称作“影子”的半分钟前还属于自己的身体消散成无形，看到那个端着枪的“倒影”一丝不动地立在原地，在崩毁的城堡里气定神闲，处变不惊。

他看到在崩裂消失的镜面和墙面之后出现了新的道路，是一道向上的楼梯。他看见那个“倒影”收起枪来，朝着那楼梯走去。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其自然。那人迈出的脚被他在地面上的影子拖住了。他不止有一个影子。光源从四面八方打向他，在现已静息下来的平坦整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拖出了四五个不同方向的影子。有的短点儿，有的很长。他提脚的一瞬，有个影子从地面上卷了起来，纸片一般地站立，轮廓和那人一模一样，但黑色的手臂能长长地向前伸出，硬生生拽住了脚踝。那人举枪去劈，撕裂了一道，另一道跟着纠缠上来。不一会儿，就演变成一个人同四五个或长或短而且千变万化的影子的乱斗。

影子们把那人围住，围着他转起来，像一团黑色的火焰。那人困在其中逃不出去，挥舞着枪，只能用刀，不能用子弹。因为围得太近太密了，浑身解数施展不开来。影子们转得越发快了，形态也变了，边缘的轮廓融化了，看不出人形来，还咯咯地笑起来。那人在黑影之中忽然高高端起了枪口，冲着上方——不，并不是随意什么的上方，而是正对着现在漂浮于半空中俯视这一出闹剧的他的这个上方——扣动了扳机。

来复枪射出的子弹不是一颗，而是一串。他的胸膛被击中，腹腔被击中，肩膀被击中，前额被击中，大小腿和手臂也被击中——假如这些部位是真实存在的话。击中的一瞬间，缠绕在那人身边的影子也都倏忽碎裂开去，消退下来，瘫倒在洁白地面上，萎缩成一团。而在半空中被无数子弹击穿的他感觉到自己在下坠，直直地往下坠，直到落进那个身体内。

他睁眼，看着自己手握来复枪——他用了很久的那一把。手握着的地方有磨合的痕迹，很顺手。

他低头，看地面上的影子。此时影子汇聚成了一团，缓慢地延展，延展成单独的一个，却还一时成不了形状。

他转头，望向前方显露出来的台阶。他知道自己必须到那里去，他必须沿着楼梯向上走。上面有什么，他不知道。是舞剧还是什么别的，他不清楚。只是脑中有个不明身份的声音在告诉他，往上走。他再次迈开腿。

这一次，影子没有再强行拉住他。只是在身后传来一个他熟悉的声音。

“我们希望你回来。”那个声音说，“靠我的力量，很难负担起赤色星座所有弟兄的将来。”

他回过头去，看见地上的影子化作加雷斯的模样，尽管辨不出五官，但却无疑不会是别人。

他摇摇头：“我得走。”

“笨蛋呢。”另一个声音说，“兰迪你果然还是个傻瓜呢。”

他再看，那影子变成了女人，长发披肩，侧脸的轮廓映出一个高高的鼻梁。

他皱起眉头：“伊娃，你怎么在这儿？”

“兰迪，”又一个声音插进来，软软的还带着点儿鼻音，“说好了让我做唯一供货商呢？”

他一惊，只见那影子变作个十几岁的少年的模样。

“你……”他动了动嘴唇，话没有问出口。

影子们都没有再伸手拉住他，但他的双腿却似被施了定身术，在原地不能动弹。若不是另一个声音遥遥地响起，他或许将要在原地伫立成化石。那个声音清冷透亮，从楼梯的那方传来：

“再不去，就赶不上伊莉娅·普拉提耶的公演了。”那个浅绿头发晚礼服的少年站在楼梯底端，斜斜倚靠着楼梯扶栏，两手环抱在胸前，两腿交叉站着，半笑不笑地盯着他看。

“啊，公演……”他忽然醒悟过来，尽管艰难却还是挪动了脚步。黑色的阴影一团泥水般的被他拖动在地面上。影子不断切换着形状，切得太快而流动起来看得并不真切；也或许是因为流动了起来于是愈发的沉且粘滞。

晚礼服少年依旧半笑不笑地盯着他。他迈上楼梯，穿透了少年并不存在于此的躯体，拾级而上。

楼梯是螺旋状的。楼梯两侧的墙是连续的屏幕，直播着舞剧的现场。一侧是观众席攒动的人头，一侧是舞台华丽的布景。舞剧配乐从头顶的天棚流泻出来，浓墨重彩。他听见观众的呼声，他看见舞台变幻的光影，他知道舞剧在进行，现场情绪的高涨一浪接着一浪在那仿佛无限螺旋的空间里不断袭击他的感官。他努力地快步向上跑。但荧幕上从来捕捉不到舞者的姿态——那光怪陆离的舞台布景之上空无一人，只有灯光的变动，没有舞者的影踪。他憋足了劲儿往上跑。

跑起来很沉。影子在脚底泥一般地拖慢步伐。还有背上的枪，像块嵌在身体上的巨石，重重地把他往下压。他几乎觉得这个空间中的重力很有问题，仿佛空气中都灌注了某种密度极高的东西，沉沉地把人往地底挤压。

“都是你的影子。”那个浅绿头发晚礼服少年的声音在耳边很近的地方呢喃，“你扔不掉。它们刻在你身上。”

他没有回答。他只顾向上跑。

忽然间警报声撕裂耳膜，舞剧的配乐被那尖锐刺耳的蜂鸣淹没；两侧的光影暗下去，观众席和舞台化为黯淡而混乱的黑白。忽然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有持续撕裂周遭空气的利爪般的警报声和脚下毫无变化的无限延伸的漫长阶梯。

他更快地跑。

他跌跌撞撞地跑。

他撞开顶端的门。

他看见白色的舞台、猩红的幕布、斑斓的射灯光。

他看见周围一圈黑影般的躁动的观众群。

他看见高空中一个巨大的吊灯，银光闪闪的，在急速坠落。

他看见那吊灯上，一圈圈，密密麻麻，折射着各路灯光的，不是水晶，是裸露的刃。

他看见吊灯正下方，之前他一直未能捕捉到的舞者的影像——一个舞蹈着的、旋转着的金光灿灿的、艳丽而高傲的身影。

他飞身扑过去。

背着来复枪的皮带啪地断裂了，枪身从他背上甩出去，砸在舞台边缘，断成两截。

吊灯触及他的背部时，最下端的刀刃划开了他的风衣。但却伤不了他。在触及他的皮肤之时便如烟尘散落，顷刻消湮无影。

音乐声、警报声、观众席上的欢呼声，一切声响戛然而止。

他低头去看自己护住的人。

舞台的地板如雪的白。射光灯全都收敛。只剩舞台正中顶上一只纯白的光源，笔直地自上而下，把所有光能投射在他身上。

在他身下，他用双手，用胸膛，用全身去庇护住的，只有雪白地板上一团黑色的影子。

他无声地笑起来。

他蜷起身子侧卧在自己的影子之上。

他闭上眼。

他觉得好累。

跑了这么久，实在太累了。

他想睡一睡。

影子从地上翻卷起来，把他浑身包裹住，像一个蚕蛹。

勉强睁眼的时候，兰迪感到头痛欲裂。跟宿醉一样。

意识尚不清楚。朦胧中问自己：我在哪儿？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该干什么？现在是几点了？该上工了吗？迟到了吗？还有时间做个早饭吗？早饭做什么？冰箱里还有鸡蛋吗？……

他揉着眼睛，把混乱的思维一层层揉掉，然后环顾了四周。

一片洁白。

洁白的大理石地面。洁白的粉刷墙壁。墙上嵌着洁白的宽敞的窗棂。明净的窗玻璃上飘着洁白的单色窗帘。

这是哪儿？他问。

这是镜之城的塔顶。一个声音作答。

塔顶……？他懵懵懂懂。

离天空很近。那个声音说。

他再次环顾四周。眼前有一条狭窄的走道，走道尽头有个纯白的门。

他望了望，爬起身来，朝那个门走去。

他觉得自己曾到过这里。也曾这样穿过一条狭窄的走道，走向尽头的一扇门。门后是什么，他仿佛隐隐约约地知道。

他悄无声息地推开门。门里的房间照旧一片洁白。洁白的天花板，洁白的地面，洁白的窗棂和窗帘，洁白的顶灯，洁白的病床，还有病床上洁白的被罩。

他走过去，俯下身看那病床上躺着的人。

那人闭着眼，气息平稳，苍白的脸庞平静安详不带表情。浅绿色的发丝有几缕散在额前，末梢挂在了睫毛上。他伸手去轻轻拨开。那人没有反应，依旧平静地睡着。

窗外阳光明亮。

他在那床沿坐下，伸手握住病人的手。手很细很纤薄，温度很凉。他握着那手，知道那手的主人大概并不能够感觉得到。五根手指过于平静地被他攥在掌中，任何动静或回馈也没有。于是他向前倾过身子，低下头，轻轻在那额头上落下一吻。唇际是微凉的、低于一般人体的温度，和这房间的颜色相符的温度。随后他凝视着那张脸，等着那双眼睛睁开。

阳光明亮地打落在床头的白漆护栏上。

“这是哪儿？”床上的人微笑着，用一双莹黄色眼睛问他。

“米修拉姆。”他回答。

“结束了？”那人问。

“嗯。结束了。”他答，“一切。”

沉默。

“你为什么会在哪里？”他开口问。

“因为这里是米修拉姆呀。”那人笑道，笑得理所当然。

沉默。

“现在是什么时间？”那人又开口，视线投向一侧洁白的窗。

“白天。大白天。”

“很安静。”

“嗯，这里没有别人。”

沉默。

“呐，能出去吗？”莹黄的眼珠子闪着光。

“你想出去？”

“想。外面，是晴的吧？”明知故问。

“是晴的。”

“那么附近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吗？这个屋子太小啦。”

“这里是米修拉姆。外面就有摩天轮。”

“好啊。”那人高兴地笑起来，“摩天轮很好。”

“那我们去。”

“但我估计是走不了，只能让你背了。”

“嗯。”他站起身来，但没有转过背。

他把那人整个横抱起来，便这么穿过屋子，走出门去。

“你不怎么沉。”他轻声地说。

摩天轮很大。很高。

最高点比镜之城的塔尖还要高。

可以俯瞰得很远。可以看到天边。

两人坐着小小的车厢中一侧的座椅上，看着脚下的地面离他们渐行渐远。

阳光暖暖地照进来。

天上没有云。蓝色的幕布一尘不染。

他们看着那纯净的天。

“景色有点单调呢。”兰迪说。

“真的是几乎都一样呢。”靠在他肩头的人跟着说，语气倒是轻快得简直要飞扬起来。

“是啊，再往上的话就更是只有蓝天了。其它什么都不见了的感觉。”

“离天空很近。”

“不会无聊吗？”

“不会。因为是在坐摩天轮嘛。好久没有坐摩天轮了。”

“嗯，好久。”

“要是烟花就好了。以前在米修拉姆，庆典的时候放过烟花。”

“那得是晚上。大白天放烟花也看不见。”

“能看见的。白天能看见的烟花，也是有的。”

“我可没听说过。”

“我看见过的。”

“你在逗我。”

“我在说真的。有的烟花是白天能看见的。我看见过的。”

“真的？”

“真的。我可以让你看。”

阳光热辣辣地照进来。

天空没有一丝云。也没有风。

巨大的摩天轮矗立在广袤无人的大地之上，缓缓地转动着。

载着两人的车厢转动到圆周的最顶端。从窗口向下俯瞰，看见的是一望无际的灰黄色的戈壁，和戈壁上一辆小小的猩红越野吉普；远处，隐约能见散落的斑斑点点，是赤色的旗，灰色的战车，暗黑的机甲碎片。

还有两个人影，从这样的高度望去显得非常的小。好似两根火柴棍。

火柴棍面对面，在广袤无人的戈壁上对峙着。

然后一瞬间，兰迪看见了：仿似有风吹起，一朵金色的花浮空而起，绽开，星点的斑如水珠溅射，折出七彩的光；光铺天盖地而去，漫过本是死气沉沉的戈壁，翻涌滚动着像一幅展开的油彩，想要铺满整个大地。然而又是一瞬，所有的光芒褪去，所有的斑点散开，如蒸发了一样，彻底燃尽，不留一抹烟迹。

阳光毒辣辣地照着戈壁。

那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片寂静。

兰迪知道，这白昼的烟花，一生见一次足矣。

他醒来的时候腰酸背疼。

那时已是黄昏，但戈壁上的温度尚未褪去。

他踉跄地起身，回想着自己来这里是要找什么。

他循着记忆找到那片地方，趁着太阳尚未落山，视线努力在石堆里翻找。

他看见一个被舍弃在石块之中的帆布包。

他把它捡起来，解开系着的带子。

里面有一大堆玻璃碎片，勉强能辨别出它曾经是个酒瓶。玻璃碎片摸起来有点儿黏，水分早就没了，早就被这烤箱似的天气蒸得无影无踪。

还有一本圣典。太过古老的圣典。还被一瓶倾洒的酒精洒过，再被烤干，几乎完全不能成形。

他用手捏着捧起来，漫不经心地翻开。

皱皱巴巴的纸张自然地停在了较常被翻开的一页。

他漫不经心地低头去看。

他又漫不经心地读出来：

*"I have gone astray like a lost sheep;
seek thy servant,
for I do not forget thy commandments."*

-完-